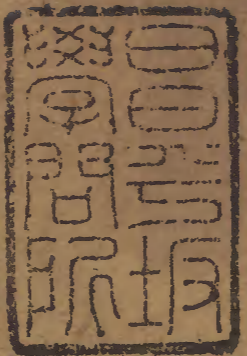


朱子全書 廿五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四	八	五	二
<del>冊架函號類</del>			

內閣文庫			
冊	架	函	號
二	八	四	五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5	
冊數	40 ( 15 )		
函號	298	265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五

中庸二

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做得箇恰好底事。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問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德。曰。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德。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

淺草文庫

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

至之疑。先生所解。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得中。曰。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

或問子思稱夫子爲仲尼。曰。古人未嘗諱其字。明道嘗云。子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其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又曰。

近看儀禮。見古人祭祀。皆稱其祖爲伯某甫。可以釋所疑。子思不字仲尼之說。以上語類五條

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則兼體用而言。

答呂伯恭文集

### 右第二章

問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說。智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爲不足行。此道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

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

問知者如何。却說不行。賢者如何。却說不明。曰。知者緣他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曰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知如佛老皆是。賢如一種天資好人皆是。

舜聖矣。而好問。好察邇言。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端。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回賢矣。而能擇乎中庸。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四章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

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  
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  
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  
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  
知。而愈愚也。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  
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  
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

才卿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

厚者。有十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  
則此爲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  
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  
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  
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  
用之。是乃所謂中也。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  
與此同否。曰。然。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  
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豪之不盡。舜之執兩端。  
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包盡。無

一善之或遺。

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爲。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於衆。舜取諸人。豈是信采行將去。

夔孫錄云。問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曰。是。又問擇字。舜分上。莫使不得否。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擇。以上語類五條。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

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答張敬夫文集。

右第六章

呂氏說顏子云。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處甚縝密。無些滲漏。語類。

右第八章

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資質之近於智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都無所倚著。淨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

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均得。今按捨字恐誤爵祿雖難辭。捨得

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却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如此也無難。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時。聖人却不必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揚子雲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以至公之心為大本。却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輟。終須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

易。天下聖賢繁多。只公心不為不善。此只做得箇稍稍賢於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至如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為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沽激。豪釐之失。謬以千里。如何不是錯。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九章

問。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

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比北方之強。是所謂不及乎強者。未得為理義之強。何為君子居之。曰。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又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至死不變。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



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  
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  
乎強勇。至此撓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  
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如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  
倚。何必更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  
解倒了。若中而獨立。不有所倚。尤見硬健處。

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曰：國有道則  
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

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

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以上語類四條

右第十章

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  
作索隱。似亦有理。鉤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  
恐誤作素不可知。曰：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索隱  
讀。亦有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  
素隱行怪。不能擇。半途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

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十一章

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

或問聖人不知不能。曰。至者。非極至之至。蓋道無不包。若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伊川之說是。及其至也。程門諸公。都愛說玄妙。游氏便有七聖皆迷之說。設如把至作精妙說。則下文語大語小。便如何分。諸公親得程子而師之。都差了。

問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所不能。竊謂祿位名壽。此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又問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此是大倫大法所在。何故亦作聖人不能。先生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侯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且將孔子裝影出來。不必一一較量。

問費隱一章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先生嘗云。此處難看。近思

之。頗看得透。侯氏說夫子問禮問官。與夫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爲不能之事。說得亦粗。止是尋得一二事如此。元不曾說著及其至也之意。此是聖人看得徹底。故於此理亦有未皆自居處。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真是聖人有未能處。又如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聖人不敢自以爲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此是聖人不敢以爲能處。曰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

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得一分。以上語類

五條

問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恐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曰。旣是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答徐居甫文集

鳶飛魚躍。某云其飛其躍。必是氣使之然。曰。所以飛

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悚動人處。

廣曰。前日與公晦論程子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公晦問畢竟此理是如何。廣云。今言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固是。只是說得死搭搭地。若說鳶飛戾天。魚

躍于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活潑潑地。曰也。只說得到這裏。由人自看。且如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今只看天何言哉一句。耶。爲復是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兩句耶。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實。

問上下察。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下面察乎天地。是察見天地之理。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曰。與上句

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以土語類三條

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為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為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為隱。此為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耳。答王子合

集文

亞夫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昔宇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為。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與。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



以上語  
類二條

右第十二章

問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莫是一章之綱目否。曰。是如此。所以下面三節。又只是解此三句。

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

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卽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

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別處討。  
蜚卿問忠恕卽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  
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

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因問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

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閒。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以上語類四條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已。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慝。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恕焉耳。答鄭子上

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句主意立文。皆與大學

絜矩一節相似人多誤讀

答徐彥章。以上文集二條

右第十三章

問鬼神之德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自為德。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遺。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作賓。方看得出。是鬼神

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

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

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為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



鬼神之道。便只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發育。響應感通。無非此理。所以云體物而不遺。非爲人心能誠。則有感應也。

問中庸十二章。子思論道之體用。十三章言人之爲道。不在乎遠。當卽夫衆人之所能知能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第十四章。又言人之行道。當隨其所居之分。而取足於其身。曰。此兩章大綱相似。曰。第十五章。又言進道當有序。第十六章。方言鬼神之道。費而隱。蓋論君子之道。則卽人之所

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論鬼神之道。則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

曰。見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以上語類六條

祭義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主於鬼神而言。自有賓主。如何却如此看。物體使人兩句。更須深體。又來諭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說。則是僞而已矣。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揜乎。昭明君。蒿悽愴。疏說非是。昭明。

謂光景。焜蒿。謂氣象。悽愴。使人神思灑淅。如漢書云風肅然者。宰我答問一章。所論鬼神。正與中庸相表裏。今且先看令中庸意思分明。却看此章。便見子細。答歐陽希遜

問謝氏說。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人以為不神。則不神矣。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說。本為明器發也。以致死之為不仁。故必有是明器。以致生之為不智。故為是明器而不可用。故曰神明之也。謝氏之意。則與此不同矣。

又其說主乎致生。故謂人以為神。則神。如此。則所謂鬼神者。其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無乃似流於作用是性之失乎。又曰。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又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皆是此意。曰。記得論語說中。似有當生者。使人致生之。當死者。使人致死之。此却有理。謝氏論語說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答萬正淳。以上文集二條。

右第十六章

問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流散曰覆。曰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此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語類

右第十七章

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曰游揚是如此說。尹氏又破其說。然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

問古無追王之禮。至周之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紕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問諸儒之說。以為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為文考。以

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至誅紂，乃稱文考。為文王。然既曰文考，則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為文公耶？曰：此等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

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十八章

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大夫則有鄉吏。一人先舉，解獻賓。賓飲畢，即以觶授於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遞遞相承，獻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故曰：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

問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

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

賓使飲也。諺云：主人倍食於賓。疑卽此意。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

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不知如何。又問

行旅酬時，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已了，亦尚

有零碎禮數未竟。又問：想必須在飲福受胙之後。

曰：固是。古人酢賓，便是受胙。胙與酢，昨字。古人皆

通用。

問：燕毛所以序齒也。曰：燕時，擇一人為上賓，不與眾

賓齒餘者皆序齒。

問呂氏分脩其祖廟以下一節作繼志。序昭穆以下一節作述事。恐不必如此分。曰。看得追王與所制祭祀之禮兩節。皆通上下而言。呂氏考訂甚詳。却似不曾言得此意。又問呂氏又分郊社之禮。作立天下之大本處。宗廟之禮。言正天下之大經處。亦不消分。曰。此不若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爲能享帝。禘嘗之義。謂惟孝子爲能享親。意思甚周密。以上語類四條

右第十九章

脩道以仁。脩道便是說上文脩身之道。自爲政在人。轉說將來。脩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去己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脩。曰。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爲大。

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爲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

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

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

問智仁勇。曰。理會得底。是智。行得底。是仁。著力去做底。是勇。

問智仁勇之分。曰。大槩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

於知勇於行。又云。生知安行。以智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勇為主。

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旣恥爲鄉人。進學安得不勇。

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汎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

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

或問言前定則不跲。曰。句句著實不脫空也。今人纔有一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

事前定則不困。閒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

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他人處

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他人理會不得底事。

自家便理會得。以上語類九條

問凡事豫則立一節。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下文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也。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

真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卽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卽大學意誠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是。否。曰。得之。答周舜弼文集

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爲者也。誠之者

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爲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已。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

問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妄。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真實無妄之知行。乃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



天如一。卽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卽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得甚善。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

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

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否。曰。然。又問有弗學至行之弗篤。弗措也。皆是勇之事否。曰。此一段。却只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

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未是  
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正說  
勇處。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  
效。

漢卿問哀公問政章曰。舊時只零碎解。某自初讀時。  
只覺首段尾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  
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  
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都接  
續說去。遂作一段看。始覺貫穿。後因看家語。乃知

是本來只一段也。中庸三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  
人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別人語言鬪湊成章。  
本末次第。終始總合。如此縝密。以上語類九條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  
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  
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虛  
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  
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  
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

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爲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爲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他地位。其爲汎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既不以家語爲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爲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閒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答張敬夫文集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

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

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語類

右第二十一章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

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

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倣像也。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恁地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

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

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燠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以上語類四條

### 右第二十二章

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

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

問明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以上語類二條

明則動以下當從程子說皆以他人而言孟子在下位一章全用中庸語其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即謂此也答徐彥章文集

右第二十三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豪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語類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著龜四體解中又引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朕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怪誕之說自不

嫌於同矣。程子所說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不如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爲，皆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其用者爲可取也。今來論發明，固以爲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誠則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然不用之云，實

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此，引以爲說，恐又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不若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答張敬夫文集

### 右第二十四章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同。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曰亦微不同。自成若只做自道解，亦得。某因言妄意謂此兩句只是說箇爲己，不得爲人。其後却說不獨是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答。久之復曰。

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爲貴上了。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

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便解上一句。實有是理。故有是人。實有是理。故有是事。

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

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脈。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閒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僞。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閒斷。則就閒斷處。卽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爲誠之始。三月之末。爲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閒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爲終始。至焉之外。卽閒斷而無誠。無誠卽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禘自旣灌而往。

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卽有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爲祭祀之事物矣。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便貫通乎物之終始。若不誠。則雖爲其事。與無事同。

誠者物之終始。物之終始。皆此理也。以此而始。以此而終。物事也。亦是萬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如鬼怪妖

邪之物。吾以爲無。便無。亦是。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做萬物看。亦得。就事物上看。亦得。物以誠爲體。故不誠則無此物。終始。是徹頭徹尾底意。問或問中云。自其閒斷之後。雖有其事。皆無實之可言。何如。曰。此是說不誠無物。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卽一半便不成。問楊氏云。四時之運。已卽成物之功。廢曰。只爲有這些子。如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再問爲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以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也曰然。

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閒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功。

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已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學不厭所以成已。而成已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

成物而成物之功。由乎智。

因看呂氏中庸解誠者自成章末辯論為下此語。以上語類十條。

右第二十五章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游楊氏分無息為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

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

或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前。見

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爲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末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

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是也。諸家多將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注有不可易處。如非天子不議禮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甚簡當。

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爲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

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以上語類

六條

右第二十六章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

爲用處。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豪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

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

致廣大。謂心曾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豪人欲之私。以累於己。纔汨於人欲。便卑汗矣。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爲物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

問章句云。不以一豪私意自蔽。不以一豪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

欲則昏濁沈墜。卽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

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厨。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麼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

問極高明而道中庸。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上。何物染著得他。然其行於事物之間。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雖聖人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曰。纔說得不免字。便是聖人只勉強如此。其說近於佛老。且更子細看這一句。

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溫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

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朴實頭。亦是尊德性。

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請教。曰。太槩亦是如此。

只是尊德性工夫。却不在紙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須是橫截斷看。問學工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文蔚曰。昔人多以前面三條。分作兩截。至溫故而知新。却說是問學事。敦厚以崇禮。却說是尊

德性事。惟先生一徑截斷。初若可疑。子細看來。却甚縝密。曰。溫故大段省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性上事。纔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却是上面事。下學上達。雖是從下學始。要之只是一貫。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擡起他。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做他相似。這十件相類。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只是尊德性。

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只是道問學。如伊川言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  
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  
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  
學也。

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  
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  
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

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  
互相發明。滋養處。又問其言足以興興。如何言興  
起在位。曰。此古注語。興如興賢。興能之興。倍與背  
同。言忠於上而不背叛也。以上語類  
十四條

右第二十七章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  
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  
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即指議禮制度  
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爲



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問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注云。文。書名也。何以謂之書名。曰。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又問數處小節。曰。不必泥此等處。道理不在這撓處。

便縱饒有道理。寧有幾何。如看此兩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撓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豪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撓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閒。果有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

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三歲天子又自巡狩一番。須看他這般做作處。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二十八章

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語類

右第二十九章

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

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

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互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





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頭項都有歸著。如天下雨，  
一點一點都著在地上。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三十章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  
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  
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  
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  
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

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

自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處。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

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語類

右第三十一章

魏材仲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以下。曰：從上文來，  
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  
地合否。曰：然。

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  
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

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此三句。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

他物事。然後能如此。他這道更無些空闕。經綸大經。他那日用閒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必倚著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三十二章

問衣錦尚絅章首段。雖是再敘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說箇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尤密。思量來。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闇然而日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賀孫錄云。賀孫云。到此方還得他本體。曰。然。

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已。篇末尚絅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為己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

子武說衣錦章曰。只是收斂向內。工夫漸密。便自見



得近之可遠。風之自微之顯。黃錄無近之以下十字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於外。然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著布衣。裏面著布襖。便是內外黑窣窣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

李丈問中庸末章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前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極其盛以言之否。曰是也。此所引與詩正文之義同。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

問末章。自衣錦尚絅。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大小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中庸末章。至爲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身。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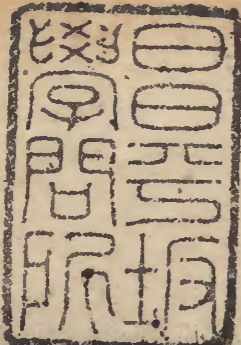
對物言之。知風之白。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心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

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

聲臭終之。

以上語類九條

右第三十三章



先子全集卷之三

三

文化甲戌

